

总簽書

五
六

漢書門類

漢書門	
九三	八
二〇	八
五	二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九三	八
三九	八
函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譜號漢	9348
冊數	5 (3)
函號	299 9





忘筌書卷之五

宋潘雍撰

克念

道不可須臾

而或離仁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違念茲在茲

至誠無息道斯載而與之具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聖與狂正相反在念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則克念罔

念不可不察也克能也確乎能其事者也念念常存於無方

之方而不留繫於一曲以裂吾之全體於此無作輟之閒則

是君子存之之謂也其存之也亦存其自古以固存者耳罔

則昧於所念之方不獲於內則獲於外每繫一方常裂全體

淺草文庫

後學祝昌泰較刊

忘筌書

卷五

留香室開雕

而域於小已克念者勿忘之謂也詩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而羣臣進戒嗣王之詩亦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皆克念而勿忘所以緝熙而不息有作輟則不一而爲外誘者勝之遂至於空虛而無物而虛室反爲茅塞矣況於擲棄而未嘗一念及之乃爲異念勝之乎聖何自而入哉罔念旣昧於所念之方則動違其理不在於無益而不芸則在於勸成而助長不芸者旣縱之而不制助長者又抑之而失中皆爲治心者之病而有至於狂以爲無益而不芸者固不足道而勸成助長每爲治心者之公患心火也火性炎上抑之失中則激其炎上之性愈炎而發狂陽之疾已其疾者亦救之以克念使勿

忘而已如此則有復歸於眚之理此治心之要也夫龍升降自如非可畜而豢養有識其性如其嗜慾而順之則可擾而馴虎固不可養也亦有識其怒心者夫虎之殺物也必怒於是不敢以生物與之所以避其殺之之怒也其決物也亦必怒於是不敢以全物與之所以避其決之之怒也順其性而擾之久亦化而馴伏治心之術何以異此學易者必順而正之不敢求速而勸成故進道若退要在勿忘而已昔之問學皆求之放心後之學者不求之放心而求之紙上語蹈襲爲文章焉爲文章則皆外學也於我無補雖多亦奚以爲

進德

長子所以常復者一也餘子所未能進乎是者非至一也然則餘子亦可以漸進以全長子之德乎曰均具此矣安有不可哉患乎不悟而不知反耳不見可欲而偏取所以去欲之累不使之繫境生心違一而貳是乃洗心之道故復必先之以剝剝者剝則剝之所以剝去物我也親已者莫若牀第移人而使之溺愛所謂衽席之上也剝牀足進而剝牀辨愈親已者愈剝去忘物之至者也又進而至於剝膚喪我之初也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於是備物之養復還焉物我兼忘既至矣而真一之體有碩果之象者出焉是謂見乃謂之象見身之本也剝之上卦曰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而身之本見焉

一之至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者剝之反也象取雷在地中長子之復其位者也復曰反復其道此艮所以論長子之身出必背境不見其人而反焉人道之以漸者也艮少子也少子而全長子之德以復正位蓋以比復好先而貴早復也久則難變矣故由少子而變焉其貴早復如此長子復之正少子必滌除乃全長子之德夫然後復豈絕其漸進者哉後之高明者遽以知識躡論至處殊不知自古雖上聖之資亦必尊積習明歸而身藏始可以語道斯不至口是而心非豈可求速成躡等以論而忽積習惟習慣自然得之斯固況餘人乎而易之要在象學必順而止以觀

焉止於正位不麗一曲然後可以見大象庸可躡論而徒爲空言乎一旦既覺悟而又通始可視前日人事爲假途而諭乎本來自爾也未濟而先捨舟航其何至哉

善剝

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此自防衛之要道也夫嗜欲好惡性之所有聖人不絕也特有道以防之耳在卦則剝是也山附於地剝之象也蓋取順而止焉順而止則何所用之亦觀象而已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憊矣黜嗜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遠屏而反諸本本勝而復還焉則嗜欲好惡既無改而性命耳目俱無患善之善也爲之有不必物物屏去苟

明乎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屏矣夫心有眼而外視此其所以致憊也順而止以內觀此其所以爲剝也剝之爻雖有剝牀剝膚淺深之異以明每爻之義而其要則在於順而止以觀象而已何事致力於外物物去之哉順止觀象則心眼自不外視此剝牀剝膚之源在爻特不得不有次第要之順而止則身猶不獲況於物乎此剝之至要故於大象明之至見象獲碩果則貫魚之寵無不利既不病耳目亦不憊性命之情後之人欲求入道者多不能論此往往甘心祝髮以效鈍根中人以下者之所爲夫中人以下根性至鈍固當物物剝去然不知其要繁而捉用功至多收功全寡惡知順而止則

不事屏而自去此剝之要樞宜深悉之

熄見

夫道有本末有內外而本末內外之際祇以隱顯之相蔽而生感故枝而爲二要皆同實而異名初無真僞無輕重譬諸草木根藏於隱花葉示於顯要之花葉卽本根之示見者耳無花葉則本根何所用無本根則花葉安能久豈以本根藏於隱人所不見則爲真花葉示於顯人所常玩則爲妄乎人之不見道者唯逐事爲之末而背身心之本末勝而蔽焉則失其本宗無本而獨有末則爲妄矣聖人爲陳本末內外之說欲其不偏所以覺其背本而後學遂重本而輕末此學者

之過也獨有本而無末則是枯木朽株也獨有末而無本則是斷港絕潢也泛泛者皆斷港絕潢之流耳厭此者又甘心於枯木朽株是均失也安得源泉混混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乎夫本末有先後無輕重本根於生出之序爲先故謂之始花葉於生出之序爲後故謂之卒本末一如始卒一視無偏取焉亦無偏廢是謂有始有卒此所以爲聖人聖人著書於本則約言於末則詳說蓋本以正而平末以偏而不平平則坦然而甚夷同歸而物我相忘亦何事於防閑不平則殊塗自徇而有競有爭故爲禮爲法以閑之蓋不得而略也人心惟危以人之爲人有不平聖人出而覺之也以救其不平

彼平則我斯止矣此聖人之心也學道者每嗤禮法之家爲華末不學道者以學道之士爲空無皆非達士也蓋由私見各係所取而正不悟二者本一家也聖人以至平處爲常居以不平處爲泛應特泛應之時不離本宗故未嘗迷復耳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此其所以爲中庸不知此者舉皆妄作無間於真僞知此則能兼容至於容乃公公乃正則又泛應而爲時中焉是皆容德無事決擇之所致也易本至精至神故其要在藏用致用而以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爲妙體而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爲妙用非體不立非用不行於此不生輕重之見則偏繫自熄常復正位聖人之至聖

人唯知兩端無輕重乃熄偏見之明効耳

迷悟

正位爲非夢之域故謂之覺特以別於夢而已居是位者尤戒於竊竊然知之祇所以爲病亦何事於覺偏位由偏重故所重者引之而出儻莫覺悟則隨物轉徙於夢幻之域故唯在偏位宜覺凡有思有爲於非其所麗於一方悉爲偏位正位已覺故無事於覺偏位方迷非覺則莫之救然則所謂覺者正宜施於偏位偏位宜迷而反覺者是乃正位覺而無覺之功正位正乎其不知故真覺無覺未之或知奚覺之可名然則覺之名並爲迷境而設故如坤之六五是謂正位而

復之中行亦復乎正位者也聖人於此不言覺唯戒其迷而已不迷卽是覺也坤戒先迷謂照非黃中乃不自見而繫於未作之先復戒迷復謂往而不返斯罔於所復之位坤戒其先爲學道而不明者言之也復戒其後爲失道而易位者言之也救其失使不迷是其所以爲覺也然則涉乎迷途其求免也奚可緩耶迷而罔覺冀免於夢幻也爲無期矣偏位不覺是謂迷復誠可嗟也其覺者是謂德行以中行獨復默而成之也大道甚夷人人具此固無賢愚之間所以分者唯迷悟爲殊耳旣悟矣舉本與末無非一真在偏與正皆不迷矣

宗元

聖學必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貫萬理故煩而不憂亂而必有歸宿後世失是物物推索不出一本物自爲理莫見所宗遂使一理析而爲萬無所統一不見指歸則終日言而盡物矣道何由而明哉夫至道常寓於無名迨立名義則理皆自一而出出旣無二兩端同實名緣義生曼衍滋多所宗者悉會歸於一歸一矣則可以見身心之本復於無名之樸而本末兼暢天下之理得斯成位乎其中則是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門夫道義之出一門而已未嘗有二也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筭而其實由於一所以貫兩端則知凡可言者無非兩端隱顯相勝而理愈紛紛耳由本

而照未則本末一如逐末而昧本則滯於末而已未嘗通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修道之謂教道生者以教生之也經析爲五教而周官則又從而申爲六德六行十有二教其大槩所宗者由於孝而廣其至德耳曾子論一貫之旨夫子告以德之本而名篇以開宗明義宗者嫡庶之本人倫之源而義之所由出也開其宗所以明其義而理義旣兆所以道生而達之天下也曾子深於孝是知德之本也夫子告以一以貫之而曾子深悉之曾子授子思孟子師之孟子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而孟子又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

皆一以貫之之道前後相承也易稱乾之德則首曰元由元而有亨利正元者善之長而四德之總也任乾之事焉乾之數九老陽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任之者元蓋統之以一則事無不治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而身心之治由是也道必貫之以一蓋以一貫夫三二與一混而不雜其德乃全是以一爲長子以專妙用由利用則可以見其致用者由用則可見藏用之所而身心之本在焉得其所歸則離形數是其所以超詣也

觀身

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河洛所示者易故聖學唯在師

易而已易兼三才其於卦也則乾爲天坤爲地艮爲人後聖有作用天正者其書首乾而謂之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而謂之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艮而謂之連山卦備於六十四而此三者獨謂之宗周易所以明變動不居之妙用歸藏所以秘退藏於密之妙體乾坤成列以生萬物乃有人焉得天地之大全其體其用所以兼備者也爲人則有身矣艮之妙旨所以明夫身也艮反身身亦反艮蓋有身則有向背向陽而背陰向明而背晦於向爲動動則身斯顯故有夢則有身於背爲止止則身斯泯故無夢則無身有身之身爲變體所以與萬物並作無身之身爲妙體所以與天地相似妙體

止廣居之正位無我而與萬物爲一變體逐至變而旁行有我而與彼已相辨旁行則易流惟作則觀復不繫有方故旁行而不流以克全真宰之德常貫三焉乃與妙體融而爲一於是所過者化而不爲外物之所易用能常且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亦猶雷風之行而常立不易方焉正位居體所以藏密是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夫易無形埒者也唯平而已平則止偏則行偏生於有見唯見熄則平以平入偏所遇皆平無偏重以留繫乃止於亡境之所是以無我此所以良其背不獲其身由旣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以其身歸藏而止其所也然則常止其所而不獲其身者唯見熄爲能與於此

此象學之所自由有身之身以觀無身之身也大目視之黃中通之而已知識不能及也後學之失失此而已象足以盡易故曰易者象也得此遂可以忘言而道存目擊矣

觀象

剝者陰勝陽而剝之以至於蔑正當是之時用靜則吉故其義取順而止之所以觀象陰勝陽之時動爲羣陰之所憊何可以往於是退縮順而止之蓋出則必有外患之時也損之又損剝盡則見獨而其道乃復焉於是向之動足以憊吾性命之情者今反爲善類以奉我魚陰類也貫魚則羣陰以序而進在官以承我之寵蓋剝之爻自剝牀足進而剝牀辨則

平昔之安其身適其意者皆剝矣又進則至於剝膚六四艮之初剝膚肌之淺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斯無私已唯磨不磷涅不緇參萬歲而以成統者固存焉夫至陽無可盡之理坤雖純陰而上六猶龍焉剝極而不可剝者獨存則是爛熟而滌除既盡向之憊我者舉化爲善類以奉我於是翁受太和之養焉所以然者蓋剝之要在觀象滌除盡始見象見象則是見碩果其所享宜如此也以二卦言之一陽在上爲艮之主艮其背不獲其身而大象自示所謂易者象也易無體是也至神藏乎是是爲天地之照萬物之鑑凡有貌像者於此肖形焉形之所由生也形於此乎顯亦於此乎

隱顯以照焉而徹隱以不照焉而昧大象包括萬象而形形形之大者於此乎生是爲碩果觀象有在於碩果故學易之要見象而已以爻言之自遇姤之陰消乾之陽漸進而至於六五極矣乾爲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爲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焉窮上反下轉而爲復生於地中又滋長而爲乾焉生乾之實也不實猶所謂不食吾言者謂其信也以其難信非至明不足以見之故顯言其不食所以使人信之而不疑雖剝膚亦不畏也然則所謂見象者見碩果也夫剝有君子之剝有小人之剝六之備者何所用之君子之剝則與苦其心志者類也其旨乃天降大任耳夫死於安樂生

於憂患理也亦猶否以閉隔不通而君子以其氣正而明夷則以其利艱正蒙大難以成文王箕子之聖剝之理無以異此然則燕安爲耽毒非上智則處宴安者常不知自警故泰則宜知艱正不爾則無往不復爲可畏矣

觀生

聖人之觀其要在剝而又正名曰觀觀之上九觀已至矣觀其生而止於君子非不善也然特可以無咎而已若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之徒皆君子而無咎者也抑又有進乎是者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矣而所以未能至者蓋由志未平也若志平則一視而無偏重偏廢是以無偏蔽謂並觀也觀

心齋書 卷五
至於志平則易道無餘蘊矣易無形埒無等而平也志平則無所不平故無入而不自得而與易爲一此所以待上達故以志未平啓其端焉平則無所復觀矣無黨偏則歸有極之道也

生生

生生之謂易則凡有生者皆易之體也語生生則固應有殺生者矣生生者非他不生者生之也殺生者非他不死者殺之也如是則可以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矣夫物之生皆我體是此未嘗死也彼生者不得而生而化者不得不化此獨不與之俱是亦未嘗生也大易之體合則混離則散合而

爲一雖秋毫亦無有餘散而爲萬雖盈天地間亦無一不足是生生而凡有生者皆我體也此擅其全而常混彼裂其偏而暫假也復歸乎生生者果何道哉自顧其志平與未平耳以平入偏雖偏亦平以偏入平雖平入偏彼偏而我平則不見其偏無所不平則何取捨之有旣無取捨則何繫累之有用能常自復於至平之易生生而此不生化化而此不化參萬歲以成統視舍生爲一體所謂聞道者聞此而已如此則未嘗死未嘗生之體亦顯然呈露夫易者象也大象無形故易無體無形之形無體之體日呈於前所謂見乃謂之象常止其所而見本體則是長於上古而不老者豈有生化之累

哉

戒偏

易無形埒者易之無形由無埒也以其位甚平故平則常復正位是謂皇極今無思無夢時正以無偏重而平是以止其所而復本位故無思無夢也此時惟妙體而已無私身也私身特一物是萬物之一偏也豈其大體哉所以然者由偏重而有所繫是以墮於一偏而有此身今有思有夢時正緣有偏重故常出而繫於所重之處域於小己以墮對代但知貪生而惡死不悟其倏起倏滅一何死生之多也以偏重而有此矣無暇論是非當否已知其失則均也觀之上九觀其生

而志未平雖曰君子已偏重而爲人矣人與人何足以相遠哉學者切戒於偏重不得已而出乎此則當覺惟覺則偏而知反自不留繫不害爲平若偏而當雖不失爲君子終不見易由不平而不復正位遂累於有身易之正位無私身者也所謂離形者如此唯平爲能至焉故無作好惡非用適偏而生之人心斯會歸於有極矣而易之可名者以有太極也嘗謂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由兩端而有微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可執故中亦謂之執亦因兩端而命之也兩端兼忘則不用而藏密兩端相濟則致用而建中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惟是三者無所不容其德乃大兩端不偏廢亦不

偏重則動而時中是善建者一有偏焉重在一方隨而傾矣
墮於起滅豈善建者哉人心惟危蔽於偏重危斯傾矣於道
爲倒所謂善建者無偏重而常立也易與人相差特毫釐間
而相去隔霄壤故曰善學易者唯志平爲能與於此平而常
復正位保合內外之和尊莫尙焉此外又何求哉

志筌書卷之五終



忘筌書卷之六

宋潘殖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絕四

聖人之所絕者四而其指歸乃在於毋我而所謂意也必也
固也皆能發有我之機使向而不反身不藏而有我者也是
以絕之夫神無方而易無體惟毋我始復乎太易之真體復
乎真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矣生分辨之識有分辨之識則
有一定之是故必有一定之是則執此而不化故固惟其有
此所以向於一隅遂至迷復不居正位而有我意識在一隅
非大方也良其背不獲其身是毋我也以良既背境豈見其

人不見其人所以不出其位斯不獲其身矣有見則意必固相繼而起所以有我則囿於形數爲其所推移而易之真體日益隱矣毋我則正位居體超形越數復歸乎太易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傳要

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中者位真君之妙體一者擅真宰之妙用中所以旁通一所以該萬一得中而藏中得一以應二者本自相資不可偏廢語中則必有一語一亦不離乎中或舉其體或舉其用各適所宜而前聖後聖之傳其致一也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唯此而已成湯之

建中箕子之會極易之正位禮之中庸是皆以中而旁通也老子之通一孟子之趨一曾子之守約虞舜之唯一是皆以一而該萬也大本大宗舉在於是不能離本宗則旁貫無窮者皆自源而往者也今於語嘿動靜之際悉具乎是語也動也人自爲用而彼我則殊嘿也靜也廢而不用而會歸則一衆人用則不知所自來不用則不知所自在姑認有用之際乃以變體爲常聖人則以成位乎其中者爲常用能合異爲同總其樞要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進是道者基於用其光復歸其明歸明於昧蒙以養正常休息於非夢之域則是會百慮於一致冥殊塗而同歸不出吾宗常據會

要旁貫無外觸類該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一之所歸初緣人心惟用離之明外向即境而生焉不知反也而反亦不知由外明內暗不燭所詣遂失其宗而役役外徇以至枯亡達者審是雖曰動出以應而常反復其道不迷歸宿斯與道心融而爲一而常藏用於中焉則向之所謂人心者化矣此聖傳之至要也謂儒者博而寡要以方是時聖傳既絕所謂儒者博誦廣記惟以多聞相高以是爲儒矣豈未知真儒者歟

真博

儒者之學患乎不博至專於博反爲儒者之大患而至於多記損心所得者紙上語徒弊精神則所喪者乃天下之至真

也聖道不在於多學而識特守約而施博耳其要在正位居體而已正位居體則覺覺則通通則貫兼乎大畜小畜之富而所謂前言往行與夫文德凡自此而出者亦復舉積於此也故先歸明于昧冥之以不知涵養滋久及其至也觸類而通由不知而知則至于無所不知蓋在窮理之際係意與識猶滯一曲而不知在理已窮之外非意識所及而亦不可爲畛域知者人所同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造夫不知則兼忘而大同矣斯與道心會而不貳至此始爲天地之心而無所不包矣夫豈由博誦云乎哉自內而出則正位居體者所以旁行不流自外而入則旁行不流者用能正位居體聖人

導人多啓以入道之序如語言偏其反而是乃旁行不流也
室是遠而是乃正位居體也堯舜之傳自人心惟危以適偏
而旁行至惟精惟一乃能旁行不流如是乃會于大中斯爲
允執厥中是乃正位居體也箕子謂無作好惡遵王道路是
亦旁行不流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亦是正位居體惟孟子
先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然後言行天下之大道
與夫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皆以出之序言之又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啓後學以入道者亦不
廢也正位爲覺覺則無所不通偏位爲迷迷則無所不感覺
無他焉惟在非夢之域以爲常而已非夢之域惟正位爲然

故凡言覺者謂正位也凡言迷者謂迷復也正位一而偏位
衆故覺少而迷多然迷悟對詞也非迷則悟非悟則迷苟自
省其未離偏位猶用人心乃是長處夢幻而未嘗覺則均爲
迷耳豈當甘心於迷而不究哉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故聖
學上達與天爲一詣乎此者不分等差分等差者人而已故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世之所謂是者不過得君子之名而已
非者不過得小人之名而已自人道人心而觀之君子小人
相去遠矣自聖人之天道言之君子小人雖有間爲累於有
身不居正位每卽偏之危而爲人矣而其轉徙於夢幻之域
則均也安得不一視之哉中庸懼道之不明不行故於賢不

肖智愚所以一視過猶不及也齊之以是非者天道則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君子猶小况非君子者哉等差之觀皆非合併而爲大唯迷悟則嘗有之故旁行不流者緣不迷而正位居體者由夙悟當正位居體之時是真覺無覺而所謂迷悟者猶是假途者設耳

能化

域於彼已則七尺之軀奚異於一漚會於本宗則方寸之地并包乎太虛一漚則有起滅太虛豈墮成毀有起滅則有真妄有真妄則有是非既離本宗則涉夢幻既涉夢幻無非妄偏非特妄者爲妄雖真亦妄非特非者爲非雖是亦非刻意

而行擇地而處愈用心而愈乖愈用力而愈敝蓋以域於小已不見古人之大體則舉皆幻妄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無已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而泛應成務則爲變變乃應時之謂常則萬古不動二者既明不繫一曲則其體與太虛等如是則舉真與妄同歸一真入而無爲是其藏用耳出而有爲是其致用耳用與不用悉歸妙用體既有常用亦隨之無有妄者向爲夢幻合爲一真大而能化凡爾作用會于本宗舉偏與正悉爲無妄則優入聖域矣聖也者會心身之所歸宿者也夫以有患之身爲身以惟危之心爲心雖深沉之思

忘筌書 卷六 五
不輟於心微妙之語不離於口祇益迷耳惟能化此身復歸於大象化此心復還乎太極身心俱化本正而未與之俱本末具真常無常有奈何偏蔽者不探其本故習空無者出而之有則昧麗著之機而每艱於出習實有者入而之無則失本宗之旨而每艱於入此天人所以判而大全所以裂也自天之人謂之出則垢淨相遼絕而不論神奇臭腐之更化由淨而入垢則穢安知垢淨本是私見自人之天謂之入則有爲無爲相矛盾而不論或使莫爲皆一曲由有爲而入無爲則戾安知有爲無爲本是卷舒惟空空然者元有大受空空之際盡有天循有照但叩兩端遂無餘蘊不然者由天而出

則當觀盡垢淨本是私見然後於出爲無碍由人而入則當觀盡有爲無爲本是卷舒然後於入得所歸觀至此矣回視前之所尚悉爲芻狗要必至兩端一貫斯爲大全而得游心之常而出入無疾矣然出入無疾於復首言之則出入俱無害者非得大全何以至此抑亦見知道者必先詣本宗之奧有地雷復以見天地之心則天雷爲無妄而不失爻倫之序斯全大法矣

習坎 附

離麗也南方應接之地也其患常在著諸有坎陷也北方空虚之所也其患常在溺諸無患著諸有釋有而之無則又溺

於空而有不能出之患惟內明乃能間習以出險故坎獨以
習爲稱而以出險不陷爲善也水與月皆坎象月者水之精
也水者月之類也故明水取諸月月坤體坤之光變乾爲離
乾亦變坤爲坎故日常用坤之光月常歸坤之明明歸則水
之德全方歸其明固已習諸月及出乎險又以習諸水月與
水皆積習然後其德乃全惟理有出于積習故日就月將濬
哲而睿乃燭妙理是以剛而不陷非明其孰能之乎予以通
乎晝夜一其隱顯觀垢淨之出於私見觀有爲無爲之存乎
卷舒則不滯一曲常蹈大方斯皆出險不陷之道也不陷由
剛剛由明而明又由習此坎所以獨稱習也

讀文中子

嗚乎人之難知也久矣抑又省之非人之難知蓋道之難明
也道苟明則不逃乎哲鑑奚患於難知質其言而黑白已判
矣曩讀河汾王先生書泛然以諸子處之見其言而未見其
道則亦未能悉其言而詰其所造非諸子也此豈王先生之
未至乃愚之未論也迨浸歷聖域稍自見其在我者不約而
契矣述之於文已成編帙一日偶有中說當前因閑寓目適
見李靖問道而王先生之答與董常聞而說之者顧與愚學
道相符合驚愕久之始思先生自謂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
業者吾不得而避而以董常爲顏子之流斷不誣矣夫仲尼

之業其入道也始於著之德圓卦之德方以悟藏密之旨故
申之以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探河
洛之妙則堯舜之執中箕子之會極昭然自契矣若王先生
者端紹前聖之緒可謂精於河洛之圖書與箕子之洪範者
也其言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其藏在反一無跡之所是深論
龍蛇之蟄以存身之奧而其藏爲密棲身心於一貫則天人
會矣死生一矣與物而來來者自造與物而去去者自化造
化皆自吾之至一故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矣噫
後之名儒唯恃聰明乃以多學而識不復回顧以契一以貫
之之旨則學愈多去道愈遠以多學而識者滯於末也一以

貫之者達乎本也本常兼末以統於萬末不能兼本遂失其
宗既失其宗卒爲虛文不堪實用以用主於一不容於二二
則人之所治安能治人蓋末愈盛則本愈衰文愈有餘則用
愈不足以離本愈遠而背馳日甚也要所以運動樞極則成
天地者惟一爲貫二而其體常混幹造化於妙用非天下之
至精合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晚始得王先生信能紹
仲尼之業抑知聖道更五百年必一大明於天下不爾則天
地何賴焉自孔子沒周道衰至秦極矣黃石真人以守微之
道傳於漢已而歷魏晉滋以權詭相傾此風益扇聖道掃迹
王先生講道河汾爲有唐育非常之材雖去聖人之世前後

相望不無小差要之皆不遠五百之數嗚乎文中子堙鬱有
年矣和璧沉埋必有泣血以相明因讀其書痛惜其流於諸
子仍信孟子嘗述五百之數果不虛也噫道不遠人悟焉則
至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均爲大常斯與易爲一是其
所以爲大聖也

出入

聖學大全故利用出入歸諸自然不事習而無不利有習則
未離一偏燭機未盡不見大全故出入俱滯不可謂利孔門
高弟顏子也然於離形去智尙有所待故孔子告以克己復
禮是有己宜克者固不容於不習有私己矣豈不待自勝以

克之必若是始能離形去智也顧其所稟猶後於空空如也
之鄙夫無所待而本自離形去智可以一言而悟叩兩端使
灼見焉則聖學於是乎竭矣奚事習而以中庸爲可能哉降
此必困於隱顯之相勝而蔽焉雖使智者亦於此大迷不能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曾不見天人本一而隱顯本無二也其
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則與人爲徒天
人不相勝也謂之真人了知天人本一而不爲隱顯所勝則
隨其所見而致力焉習于習有者蔽于實有而不見夫空無
卽實有習於空無者蔽于空無而不見夫實有卽空無歧而
爲二則冰炭不相入矣易稱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易無體

而又謂易無形埒人知遠求易於氣形質未兆之先而不知近取諸身則易已具于屈信往來之頃今無思無爲之時由不出吾宗與易奚有二哉此時卽無形無體爲非夢之域是乃易不可見之時所謂無如此而已及有思有爲則心迹呈露於是有形有體爲有夢之域是乃太一分爲天地之時所謂實有如此而已一屈而無天地混冥而萬事銷亡所謂乾坤毀者于此見也一信而有兩儀生而四象立所謂乾坤成列者亦於此見矣雖積至巧歷不能計均不離此數耳一屈而藏一信而著乾坤之成毀不離俄頃之久造乎此則自一屈伸而觀往來可以盡乾坤之成毀庸有微而不顯哉如

此則隱不得以勝顯顯不得以勝隱而相蔽焉隱不得以勝顯則顯常藏於隱吾見隱卽顯也顯不得以勝隱則隱常彰於顯吾見顯卽隱也隱顯不異則精神常一終日如愚蒙以養正兩端混合包括無外自此析而爲萬無非兩兩相合要可一以貫之則理窮義存而心性俱盡先覺也若王先生者可謂不惑於殊塗而獨據同歸之會要非應休期而號先覺者其孰能與於此

易圖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復於大象之無形所謂易無體也深明不獲其身之旨

忘筌書 卷六
於良見之身良一也有向背之異耳向明爲身背明爲良向明則動而身斯顯故有夢則有身背明則止而身斯泯故無夢則無身有身之身由逐境故隨起而隨滅無身之身由復本故萬古而常存蓋向境則旁行以適變背境則正位而體常故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又曰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位之真君則固應有位有位則固應有所皆從古則然非人有以處之也自然而已故無定所之可指特名義未立之初已兆是於河洛之圖書是爲成位乎其中而本位本所之身心皆本來者人徂於所見以其所見者認以爲常不復體認其本來者徒認今之身心而安於隨事物以止之偏位知

道者審其如是以正位周徧不可直指於是特戒於止非其所思出其位止非其所乃有定所之可知思出其位乃有定位之可名則凡有定所定位皆一曲也繫於一曲乃有自私之身心於是擾擾萬緒起且轉徙於出沒之途由有偏重之私心即繫於偏位而有我既有我矣雖世之所謂甚美者皆不善也有我之原皆自人心初因偏重而出不知並作則觀復以體反身之良遂至迷復而執此身乃與真體隔取而麗著以至我繫彼所彼留我室向之虛室今已茅塞而不得王既易其位迷不知所歸眉睫之際彼我遂分有我則勞思厭其生乃至釋有以趨無物之所離世異俗以規苟免終不能

適殊不悟有身之爲患由止非其所之爲累也正位居體則
身藏而體妙身藏則見大體是爲大象與太虛等列子曰易
無形埒而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無埒則無形無方則無
體凡麗一曲皆是有方凡涉有方皆由有埒兩端無繫賢愚
兼忘卽居正位而無方無體無埒無形故易之妙旨無取無
繫而得藏身之道者也神猶火也藏諸木石是本位本所卽
是本體故徧體皆是且無自焚之患是謂君火明之本也變
乃成離其麗諸有如傳於薪其藏諸無如宿於灰旣有定體
實所必資人事以處之則處之無由得所也空有析而爲二
矣惟明者重光奠麗則必常麗於正位而體亦從而不貳聖

人於剝則順止而觀象見象則身安於所歸而忘身雖剝膚
何畏而太耄亦不足嗟矣以得其所止復本而休息其應感
而出斯不迷復而真體常混故剝極而碩果出生乾之實剝
盡而見盡有天循有照而成性具存所謂見乃謂之象於是
向之五陰能爲吾患者今反如貫魚之官人以承其寵而又
聲色臭味之品皆所輔吾之和而養吾之性此獲果得輿之
效也宮人象貫魚言有次序如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
乃反黜其美猶避涅非順常理而無繫也聖人動也無妄一
任常理之自然夫人品高下天所爲也吾何易焉自平足矣
若以惡者居上美者處下彼旣易位我豈能止不止則不安

惟危之心也夫易所居而安者也安於其止止則無我倒置
則心爲不平故不止不止則有我大象包括無外爲萬象之
帝莫非我之真體處彼非其所卽是處我非其所故禹思天
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蓋彼不得所我亦不能自止也如是愚
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在我者斯止得所而和平
矣止則無我在寤爲無思在寐爲無夢不可知也知則已判
乎夢與思離而貳於真體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所以神窮
而合於無莫知神之爲無而無之爲神爲不貳矣乃能化出
萬有而變化自如故止乎其所不能知則至矣達者惟審夫
既止其所則是已復正位此時皆無所繫昧者乃以偏位條

起之變體認爲真我不復察夫有貴於已者於是遂加修爲
苦心勞神擇位以處而愈不能適殊不悟真體自然不假人
事一任至理無施不宜學者不見大全因爲此圖以明有我
之機庶幾可指諸掌

忘筌書卷之六終

天保三

天保三

